

寂寞的感覺

羅蘭散文

本書曾獲台灣文學大獎

(台灣) 羅蘭 著
海天出版社



寂寞的感覺

羅蘭散文

本書曾獲台灣文學大獎

(台灣) 羅蘭 著

海天出版社

中國·深圳·一九九〇

责任编辑 周景芳

装帧设计 谢 鸿

书 名 寂寞的感觉

著 者 (台湾)罗兰(靳佩芬)

出版者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发行者 广东省新华书店

印刷者 广州番禺印刷厂

版 次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32

印 张 5.625

字 数 120千字

印 数 1—50000

ISBN 7—80542—125—0/I·36

定 价 2.95元

作者簡介

羅蘭，原名靳佩芬，河北省寧河縣人，從事音樂教育及廣播工作多年，是台灣知名女作家，廣播節目主持人及教育工作者。她的作品清新、明麗，寓意深遠，富有哲理，深受廣大青年讀者的喜愛。著有羅蘭小語、散文、長短篇小說等多種。



責任編輯 周景芳／裝幀設計 謝鴻

ISBN 7-80542-125-0/1·36

定價：2.95元

目 录

心情的刹那

3 ■ 寂寞的感觉

5 ■ 窗的情调

7 ■ 给“那云”

9 ■ 雨丝 绿海

11 ■ 小画

13 ■ 雨伴

16 ■ 虚空

18 ■ 为了寂寞

21 ■ 彩色的联想

25 ■ 声音的联想

28 ■ 扔掉了的彩券

32 ■ 生日快乐

37 ■ 累赘的东西

41 ■ 倦旅

45 ■ 雾濛濛的松山

49 ■ 写给秋天

52 ■ 孩子的祈祷

生活点滴

63 ■ 谈零食

67 ■ 谈朋友

70 ■ 书与我

74 ■ 时代的歌

77 ■ 约

80 ■ 烟和烟囱

83 ■ 写作的动机

86 ■ 痛苦的经验

90 ■ 夏日二题

93 ■ 青蔬滋味长

往事如烟

105 ■ 庙里的日子

114 ■ 黄金时代

123 ■ 吉人天相

133 ■ 迷人的四月

138 ■ 梦

142 ■ 父亲的照片

148 ■ 火车

152 ■ 夏午

156 ■ 暑假生活

161 ■ 赏心乐事

170 ■ 歌

173 ■ 我和广播结缘

■心情的刹那

寂寞的感觉

你一定也有过这种感觉的。

当你心事重重，渴望找个人谈一谈的时候，那个人是来了，但你们却并没有谈什么。当然，谈是谈了，可是他谈他的，你——开始你也试着谈谈你的，可是后来，你放弃了。

于是，你们的谈话成了两条七扭八歪的曲线，就那么凄凉地、乏力地延伸下去。

你敷衍着、笑着，假装做很投机的样子。但是，你心里渴望他离去，让你静下来，静下来啃啮那属于你自己的寂寞。

“倒不如自己闷着的好！”这是你的结论。

“希望别人来分担你的心事是多么愚蠢！别人不会了解的你，人人都只关心他们自己。”

于是，你领悟到，有些事情是不能告诉别人的，有些事情是不必告诉别人的，有些事情是根本没有办法告诉别人的。而且有些事情是：即使告诉了别人，你也马上会后悔的。

所以，假使你够聪明，那么，最后的办法就是静下来，啃啮自己的寂寞——或者反过来说，让寂寞来吞噬你。

于是，你慢慢可以感觉到，午后的日影怎样拖着黯淡的步骤西斜；屋角的浮尘怎样在迷茫里毫无目的游动，檐前的蜘蛛怎样结那囚禁自己的网，暮色又怎样默默地爬上你的

书桌；而那寂寞的感觉又是怎样越来越沉重的 在你 心上压下，压下……直到你呼吸困难，心跳迟滞，像一辆超重的车，在上坡时气力不继的渐渐地慢，渐渐地停下……

于是，你觉得自己涨得无限的大，大得填满了整个宇宙的空间，而这无限大的你的里面，所涨满的，只是寂寞，寂寞，无边的寂寞！

没有一声呼叫，没有一滴眼泪，没有一丝情感，没有一线希望，没有一点欲求；没有动，没有静，只有一种向下沉落的感觉，沉落……沉落……向着那无底的黝暗之中沉落。

于是，夜色密密地涂满了宇宙，在上下前后左右都是墨一般的黝暗里，你不再知道自己是否仍在继续地沉落。你所知道的只是——

那沉重的、无边的、墨染的、死一般的寂寞！

窗的情调

我喜欢窗。

它可以把我引往有花鸟林木的地方，有蓝天白云的地方，有繁星明月的地方。

它带来风的舒畅，光的明亮。它更是生活中的一首诗，一幅画，一段遐想，一片心境，一点慰安，或一些希望。

透过那方方的窗格，你也许看到对面人家围墙上有着早起的牵牛花，那娴雅紫色的花瓣，带着被露水滋润过的清新。你也许看到电线那儿有一两只麻雀在跳上跳下，也许是三只四只，恰像一小串轻盈俏皮的音符；你也许看见一株芭蕉，舒展着它肥大的绿叶，悠闲地在微风里轻荡。或者是一株朴实的木瓜树，那直直的树干，把大片大片的叶子，高高地举向天空。也许，你看到的只是一段淡灰色的围墙，下面是深红或浅绿油漆的门顶，而那淡蓝色匀净的天空，就轻轻地填满了剩余的空间。

无论你所看到的是什么，你都会觉得这是一幅画，一幅生动而又宁静的画，而那均匀的窗格，就是当初构图时所画的虚线。

有风的时候，那拂动的枝，抖颤的叶，加上那飒飒的声音，那不只是一幅画，而是一首歌。

下雨的时候，你可以欣赏窗外那斜斜的雨丝，那如珠串般晶莹的檐溜，以及那朵朵的花，片片的叶，都怎样由于雨水的湿润而加深了颜色。

当夜晚来临的时候，先不要急于拉拢窗帘，因为窗帘会阻隔了那满天繁星和如银的月色，更会抹去了那由月光映照而印在地板上的斜斜的窗格和疏落有致的花影。

每一面窗都有它不同的画面，每一面不同画面的窗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天气，都有它不同的姿态。

当你去旅行的时候，你更要感谢那舟车的窗。它可以使你欣赏到一路变换不停的景物，那通过车窗所呈现给你的无数画幅，会成为你旅途中最大的享受。

如果你真正懂得欣赏窗的情调，你会间接地喜欢一切带有方格图案的东西，方格的衬衫，方格的手帕，方格的桌巾或床单。因为它们会使你联想到那透过窗格映进来的日光或月影。在早晨，它们象征明朗与健旺；在夜晚，它们涂染神秘与安详。

现在，我在小窗旁的书桌上写这篇短文。小窗外，是一段匀净澄蓝的天，没有一丝云，没有一点阻障。就是这样一段素净澄蓝的天，它让我的心慢慢地升起，慢慢地飘去，随着无尽的蓝空，飘向远远的地方。

给“那云”

你说读了沙牧的诗集之后，心里总想着他那首《我是那云》，说你欣赏那“来自无穷，飘向无限”的悠然，和“我是如此之**不羁**，而自由自在地飘着”的洒脱。

你说你喜欢那“太空之海的浮萍，宇宙的吉普赛”。让我把这首诗抄给你。

其实，你不知道我想对你说什么。我想说：

“不用抄了，因为你也是‘那云’。”

不是吗？你一个人，在外面飘泊着，“春天的风景和牧羊女的眸子”从未使你停留，“任何女孩长长的发丝”也会被你挣断。你不要根，不要家，你要的是那样自由自在地飘着，像那云。

你说，读了沙牧临行的短简上，那“只有夜港的灯影为我送行”，因而觉得惆怅，其实，你的一生中，不正是也无数次只让夜港的灯影送你？不是没有人要送你，是你不要他们送。你谁也不要，连你自己，你也不要。你总是那样**不羁**，那样自由自在地飘着。

那晚，在雨声中看你走出大门。在雨声中，看你没入黑暗的巷口。你说，你不怕，因为你喜爱那荒凉、那静，和那辽阔无人的空茫。

你不要我送，因为你是那云！

知道吗？因为你是那云，所以你飞得起，丢得下，摆得脱。不牵绊别人，也不受别人牵绊。软得像棉，空得像梦，轻得可以浮到太空，悠闲到不管自己的方向，洒脱到不理睬任何天候的变幻。多情而不牵恋，友善而又淡然。那，就是你。

也许一阵风来，你走了，你化了。但人们相信，你仍在太空的一方飘着。也许不知哪一刻，悄悄的，你来了。你还是你，悠然地，含蓄地，渺远不可企及地，无言地停留在我的窗外，给我默默的一刻凝注，是那样深远的、在一切语言所能表达之外的，那一刻凝注。于是，随着如絮的云层（你的伙伴），随着如锦的晚霞（你的幻梦），或随着那如丝的雨，你无声地隐去了。但我仍相信，你就在宇宙的随便哪一带空间流浪着，飘着……

多好！能使自己是那云！

还记得徐志摩的那首《偶然》？

真正的诗人都是“那云”。当他们来的时候，你要接稳那片刻的凝伫。当他们走的时候——

你就该记起，你们各有各的方向。与其相忆，不如相忘；与其相忘，不如仰起你的头，望望那浩阔无极的太空，那里总会有，那“来自无穷，飘向无限”的，那云！

雨丝 绿海

下雨天，我的窗外真美！那一片绿绿的稻田，好大的一片，像一片海。而我这小楼就像一只船。远远那两丛树林掩映的村舍，和稍近一点的那长着芒蒿的小丘，是这绿海上的岛屿；那环抱着我们的群山，在有雾的时候，就不是山，而是云，是灰色、紫色、深蓝、淡青的云；而那些挺秀的电杆呢？那是帆樯，悠然地点缀在这绿绿的海上。

雨，静静地落着，落在稻浪上，深深密密地溶入那无边的绿海里。于是，你禁不住要俯在窗口，向那如丝的雨凝望。你是多么想，想自己变成那只在绿海上翩跹着的白鹭，扑在那柔细清凉的雨丝里，让它冲刷抚慰着你的头颈，和你赤裸的背。你是多么想，想投身到那被雨水濡湿的稻浪里，泳着，拍打着雨水的花朵，和稻浪的波痕。让你莹洁纤细的身体，没入那深深沉沉的绿海；没入那深深沉沉的绿海，去捕捉那柔柔细细的雨丝！

而当有风的时候，雨丝如珠帘般的，在淡灰的天幕前，畅快地斜斜地扫过去，扫过那波涛汹涌的稻浪，在那波峰上激起一片白濛濛的雾，给稻浪涂染上一抹梦痕。

你更会爱那不知什么时候出现的两朵深红的伞花，持伞的人没在深深的稻浪里，只有那两朵圆圆的深红，在浅绿的

海面上飘着、飘着，慢慢的，不像是要到哪里去，而只是无目的地那么飘着，在斜风细雨里。

你能不想到“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诗句吗？

爱雨的人是不想躲开雨的。让那雨丝的清涼，洗去你心灵上的尘，让那雨丝的安闲，抹去你思想上的俗；让那无声的，从渺远不可知的云中来，落入深深沉沉的绿海中去；雨丝告诉你，那些躲在房中，关紧了门窗的人们，所永远不会了解的，雨丝和绿海那心底的爱，和永恒的诗。

多希望你来！来看看我未关的窗，来看看我被雨丝沾湿了的窗帘，来看看为爱那如丝的雨而不肯关窗的我。

小 画

我喜欢小孩，但不是那种穿戴得像个公主或王子，干净得一丝尘土都没有，见了人懂事得让你自愧不如的那种小孩。我所喜欢的，是那些穿着不合身的衣裳、玩得脏兮兮，见了人傻乎乎的那种小孩。

以前，我有个邻居。这个邻居，先生和太太都为生活奔忙，孩子就成天在门口玩。那个最小的男孩，黑黑胖胖的，打着赤脚，玩得好野。成天像从土里刨出来的一般，从头到脚，每一根毛发都沾着尘土。但是，他那一对小眼睛里面却发着真正清洁纯净的光。他什么也不懂，心中没有一点人情世故，和虚情假意的礼貌。见了我，咧着嘴笑笑，对我做个鬼脸，叫我一声“喂”，就继续再去玩他的。让人的心都不由得跟着他去接近泥土了！那感觉，就像你跑了一天，热得要命之后，喝下一大杯水果汁似的，从里到外，都清新起来。

我时常为这个一身是土的小男孩伫足留恋，不忍遽去！想陪他一起玩玩才好。

有一天，我坐三轮车回家，车子经过一个小男孩的身侧，这小男孩背着个书包，穿着一身卡基制服，不知在哪里玩了一身泥土。小小的身材，一看就是一年级的新生。车子离得他太近，车夫怕撞到他，用手把他往旁边拦了拦，他抬头看了看我们，对我做个鬼脸，我对他笑笑，他呆了呆，然

后也对我笑了。车子向前走，我回头向他招手，他也向我招手。那一脸淘气的笑，和那一双对世界充满了爱心与信任的眼睛，让我好久都不忍回过头来。

昨天，我在22路车站等车，那一大片草地上，有一个小女孩，好小的一个。穿着一件红洋装，外面罩了一件红外套。红外套又宽又大，把洋装裙子遮住了大半，像一件大衣。一头短短的黑发，像东洋来的蜡笔画。红衣服，映着大片的绿草地，她站在一个抽水机旁，用力去压那抽水机。因为人小，用力气的时候，全身就都悬在那抽水机的杠杆上。那边水龙头旁，有一个大铁桶，她每压一下，就跳下来，探过头去，望望那铁桶，看水满了没有。当然水不会一下子就满的，于是她就再去压。那动作，真是逗人笑。许多等车的人都忘了等车的不耐，而转过身来，远远地看着她笑。但是，她一点也没有留意我们，她只专心地打水，仿佛她是一幅画里的一部分，而并不属于这个世界。

旁边有一个中学女生说：“我真希望她是我妹妹！”

我对这女生笑了笑，心里却在想，假如她真成了你妹妹，说不定第一件事，你就要帮她换一套合身而时髦的小洋装，穿上洁白的袜子和美丽的皮鞋。说不定你要给她买个漂亮的洋娃娃玩，而不让她赤着脚去草地上打水。那时候，草地上将失去这幅小画的主题。22路车站候车的乘客就失去了再看到这幅小画的机会了。

孩子们是属于自然的，他们对泥土草木的感情远比对成人社会的感情深挚。因此，他们在泥土中打滚之后，会成为一幅动人爱怜的小画；而他们受到文明的照顾之后就失去天真了！

该多留住几幅小画——在孩子们身上，在成人们心里……